



格致餘論疏鈔
一

ヤ 9
881
1



881
1-8



格致餘論疏鈔引

夫醫者意也治病為事
豈專勤著書哉余嘗間
居之暇集錄於格致餘
論疏鈔八卷可謂大倉
之一粟九牛之一毛也
非敢鏤諸梓唯欲便於



童蒙焉而已。一日有客
談及于此。客曰。夫格致
餘論者。其詞幽微。而其
心親切也。殆有似軒岐
之舊文乎。然今無鈔錄
之全者。而專門之初學
且暮憾焉。何急不投于

書林哉。余雖恤於人言
不得已。以鏤諸梓焉。嚮
所謂彼一粟毛者。不在
茲哉。庶幾爲同志之一
助云爾。

崑
延寶七曆歲次己未孟

夏既望一松軒玄伯書
于京師寓居



格致餘論疏鈔目錄
卷之一
序 目錄 井石表辭 翁傳
卷之二
飲食色欲箴序
飲食箴
色欲箴

格致餘論疏鈔目錄

卷之一

序 目錄 井石表辭 翁傳

卷之二

飲食色欲箴序

飲食箴

色欲箴

陽有餘陰不足論

治病必先求其本論

卷之三

瀦脉論

養老論

慈幼論

林廷夏月伏陰在內論

卷之四

豆瘡陳氏方論

痛風論

痰癘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卷之五

大病不守禁忌論

虛病痰病有似邪崇論

面鼻得冷則黑論

胎自墮論

難產論

難產胞損淋瀝論

胎婦轉胞病論

乳硬論

受胎論

人迎氣口論

春宜論

醇酒宜冷飲論

卷之六

癰疽當分經絡論

脾約丸論

鼓脹論

疝氣論

秦桂丸論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水或紫或黑論

石膏論

卷之七

脈大必病進論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

倒倉論

相火論

卷之八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茹淡論

吃逆論

房中補益論

天氣屬金說

張子和攻擊注論

格致餘論疏鈔目錄 終

格致餘論疏鈔卷之一

男山八幡後學 廣田玄伯 編集

格致餘論序

格致

大學經一章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註云致推極也知猶識也

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致也○今此書曰格致者以此二句下餘論文略而為題身旨趣見于序文之末
東京賦云得聞先生之餘論又子虛賦云願聞太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序 左傳正義

云序與叙音義同爾雅云叙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史記集解序正義云序緒也孫炎云謂端緒也孔子作易序卦子夏作詩序其來尚矣○書五子之歌篇蔡沈註云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素問載道書也

素問

素問次註序云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新校正云按王氏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及素問之名起於何代按隋書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甲乙經序晉皇甫謐之文已云素問

論病精辨王叔和西晉人撰脈經云出素問鍼經漢張仲景撰傷寒卒病論集云撰用素問是則素問之名著於隋志上見於漢代也自仲景已前無文可見莫得而知據今世所存之書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所以名素問之義全元起有說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元起雖有此解義未甚明按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病瘵由是萌生故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義或由此○素問註證云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

臣平素問卷之書○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
經籍考晁氏云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黃帝
之問猶言言
素書也
載道 鄱陽許尹山谷序云六經所
以載道而之後世○孟子告
子下云夫道若大路然○中庸云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性理字義云道猶
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
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
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
共由底方謂之道○素問上古天真論註證
云道大道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
而修之身則謂之**書** 史記索隱云書者五經六
之修養之道 籍總名也○釋名云書度
也紀度物也亦言著之簡紙永不滅也○文

體明辨云夫書者錄也錄
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

詞簡而義深去古漸遠行文錯簡仍或有之

詞簡 釋名云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
書經大禹謨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

簡註簡者
不煩之謂 **義深** 性理字義云義就心上論則
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

裁斷後事裁斷 **行文** 按行者與羨同猶言餘
當理然後得宜 文○大學第五章註程

子曰行文也太全云行面反亦作羨○孟
子滕文公下云以羨補不足 註羨餘也 **錯**

簡 錯者亂也○釋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
間也○素問次註自序云而世本紕繆篇

曰重疊前後不倫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合而都為一目或問答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為效篇隔虛實而為逆從合經絡而為論要節皮部為經絡退至道以先鍼諸如此流不可勝數○上古天真論云被服章新校正云詳被服章三字疑衍上下文不屬之類○六節藏象論云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次註云此上十字文義不倫應古文錯簡次後五治丁乃其義也今朱書之之類○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云云仍或助語辭云有帶疑辭者有帶未定之意有不指名其人指名其事但以或字代

之者有未有此事預度其事物設若如此者有言其事之多端連稱幾或字以指陳之者故非吾儒不能讀學者以易心求之宜其茫若

望洋淡如嚼蠟

吾儒吾與我同○論語述而篇云竊比於我

老彭註云我親之之辭○禮記儒行正義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李九我家傳訓蒙題式云如言仁者論學者智者勇者賢者及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皆指人言也如謹者行之有常信者言之有實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則者字指字義

上問下答之詞也他若臣之所以事君者
 民之所以望我者此者又當作的字看之
 韻會小補云謨郎
 切茫茫廣大負
 望洋向若口義云洋海中也○古文後集憎
 蒼蠅賦云眈兩目其茫洋○按茫洋者前後
 不覺淡如嚼蠟
 之義
 章云夫道之出
 自其淡兮無味

遂直以為古書不宜於今厭而棄之相率以為
 局方之學間有讀者又以濟其方技漫不之省

醫道隱晦職此之由可嘆也

局方

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三晁子曰大觀中
 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書不閱歲書成○

古今醫統書目錄云和劑局方十卷元豐中
 詔天下高醫各以得効秘方奏進下大醫院
 驗試刊行世○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表云昔
 神農嘗百草藥之味以救萬民之疾周官設疾
 醫之政以掌萬民之病著在簡編為萬世法
 我宋勃興神聖相授咸以至仁厚德涵養生
 類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術莫先
 方書故自開寶以來蚤執近臣讎校本草厥
 後纂次神醫普救刊行太平聖惠重定鍼艾
 俞穴校正千金外臺又作慶歷善救簡要濟

衆等方以惠天下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是雖神農之用心成周之致治無以過也天錫神考睿聖義統其好生之德不特見於方論而已又設太醫局熟藥所於京師其慍民瘼可謂勤矣主上天縱深仁孝述前烈爰自崇寧增置七局揭以和劑惠民之名俾夫修製給賣各有所司又設收買藥材所以革偽濫之弊比詔會府咸置藥局所以推廣祖考之德澤可謂曲盡然自初局以來所用之方或取於醫藥之家或得於陳獻之士未經參訂不無舛訛雖嘗鏤板頒行未免傳疑兼誤故有藥味脫漏銖兩過差製作多不依經祖襲間有偽妄至於貼榜謬戾尤多殆不可以一二舉也頃因條具上達朝廷繼而被命遴

選通醫俾之刊正於是講書監之秘文採名賢之別錄公私衆本搜獵靡遺事關所從無不研核或端本以正末或泝流以尋源訂其訛謬折其淆亂遺佚者補之重複者削之未閱者而書成校正凡崇侑捌處增損總係拾壹方作看詳壹拾參冊淨方五卷計貳佰玖拾柒道介貳拾壹門繕寫甫畢謹獻于朝將見合和者得十全之効飲餌者無纖芥之疑須此成書惠及品宇遂使熙豐惠民之美意崇觀述事之洪規本末巨細無不畢陳納於斯民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億萬斯年傳之無極豈不臚歟 陳兼 裴宗元 陳師文 謹上○續醫說云或問和劑局方冊溪發揮辨之詳矣戴原禮乃丹溪高弟今觀其所著

證治要訣方論皆祖局方何也余曰局方亦何負於人哉前後活人不知其幾丹溪但辨其用藥者誤耳論語學而之篇註云學之非方之罪也學為言效也大全吳氏程云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朱子云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未至者皆謂之學○禮記學記註石梁王氏云六經言學字莫先於說命問序間亦竊云云大全張氏師會云問中間之問與補傳問葺或問問獨不類○此間字亦中間之間也方技前漢書藝文志云方技生生之具王宮之一守也○林億云班固序藝文志稱儒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此



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技者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奧安能及國之政哉○丹溪之所謂方技膠柱鼓琴漫韻會云太方技術者是專指局方之學者水韻會云漢書云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省省各省中類師古云省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職此之由左傳襄公十四云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註職主也○文選卷之四十一云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震昌三十歲時因母之患脾疼衆工束手由是
有志於醫

震昌

昌字當作亨梓行之誤也○韻會云亨虛庚切本作昌

脾疼

正傳胃脘

痛門云內經曰木鬱之發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痛膈噎不通飲食不下蓋木氣被鬱發則太過故民病有土敗木賊之候也夫胃為脾之府陽先於陰故藏未病而府先病也其而至於脇下如刀割之痛者已連及於藏矣古方名為脾痛者是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云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又六節藏象論類註云工者精良之稱故本經屢及此字誠重之也非後世工技之工之謂○此言衆工者所謂工技之工也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上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有志

束手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上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有志

於醫

讀醫說序云昔之名醫若甄權許智藏李之明朱茂脩咸以母病習醫研精覃思遂究奧妙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類經圖翼序云昔人云醫者意也意思

精詳則得之余曰醫者理也理透心明斯至矣夫扁鵲之目洞垣者亦窺竅於理耳故欲希扁鵲之神必須明理欲明於理必須求經理理明而後博採各家廣資意見其有不通神人聖者未之有也

遂取素問讀之二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藥而安

母氏

詩國風母氏劬勞○左傳隱公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正義云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為母人

因追念先子之內傷伯考之瞽悶叔考之鼻衄
幼弟之腿痛室人之積痰一皆歿於藥之悞也
心膽摧裂痛不可退

追念

禮記祭統篇云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也
孟子公孫丑上云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

斃然曰吾先子之所畏註云

內傷

脾胃論云內傷飲食

勞役不足病○又七情所感縱喜傷心怒傷肝之類亦是也

伯考

釋名云父之兄

曰伯父伯父之弟曰仲父仲父

瞽悶

素問六元正紀

大論火鬱之發云云甚則瞽悶○明理論云瞽音務悶也○又氣交變大論歲金不反云

鼻衄

素問金匱真言論次註云謂鼻

中血出○醫說卷之四云饒州市民李七常苦鼻衄垂至危因醫授以方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醫云血隨氣運轉氣有滯逆所以妄行蘿蔔能下氣而酒導之是以

一服效經五日復如前僅存喘息而張思順以明州刑王氏單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火逼乾以溫湯調服即時血止至今十年不作張監閨之江口鎮適延陵鎮官會棠入府府委至務同視海船會著白茸毛背子盛服濟潔正談對之次血忽出如傾變所服為紅色駭曰素有此疾特不過點滴耳今猛烈可畏覺頭空空然殆有性命之慮張曰君勿憂我當漸治一藥移時而就持與之血亦止不復作人中白者旋盆內積濼垢是也蓋秋石之類特不多用火力治藥時勿使其人知恐其以穢濁不肯服此方可謂神矣 腿痛龍會云吐室人 禮記曲禮云三十曰壯有室猥切股也 室人 註云有室有妻也 ○韻會云

夫以婦 積痰 素問六元正紀太論云太陰所為室 至為積飲 ○此積痰者經所謂

與積飲同痰字始出 于仲景之書也 歿 王篇云歿莫骨切 死也盡也今作沒 心

膽摧裂 謂斷腸之類 不可退 一本作追字莊 子人間世來世

不可待 往世 不可追也

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取而讀之顧以

質鈍遂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

顧 前漢書王陵傳云顧君子 質鈍 大學序云 其氣質稟

我何如耳師古云顧念也

蒙引云氣質者理之所合而質者又氣之所
凝也○前漢書翟方進傳云遲頓不及事師
古云頓讀曰鈍○**鑽研** 史記索隱序云頗事
廣韻云不利也 鑽研而家傳是書○
禮記內則云祖黎曰擯之註云擯之者鑽治
其蝨處也此皆治擯之名○韻會云通作擯
○同云**缺其所可疑** 論語為政篇云子曰多
研磨也 闕疑慎言其餘則寡
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註云
多見聞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

又四年而得羅太無諱知悌者為之師因見河
間戴人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為病甚

多

羅太無 古今醫統云羅知悌字子敬世稱太
無先生精于醫術得金劉完素之傳

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書有異見惟好靜
僻厭與人接惟丹溪為得意弟子遂盡教以
其所諱 韻會云許貴切生曰名死曰諱○事
學云諱物紀原卷之二云周禮小史之職有
事詔王之諱注云先王之名禮卒哭以木鐸
徇於路捨故而諱新注故高祖之諱新新死
者之諱春秋左氏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則是諱名自周人始也禮祭義云文
王稱諱 古文後集師說云古之學者必有
師見親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各文疏抄 卷二 上

河間

金史一百三十一方伎傳云劉完素字

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

運氣要旨論精要宜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

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

註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

為主自號

通元處士戴人

淵海云張從政字子和稱戴

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

疾救死多取効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

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

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黃帝岐

伯所為書也從政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

吐法矣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

往殺入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

有六門三法之目存於世云大定明昌間以

醫聞世南度以來興定中

召補太醫著儒門事親書

東垣

入門云李杲

字明之號東

垣元之鎮人也幼好學博經史尤樂醫藥拊

千金從張元素盡傳其業家富自重人不敢

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寒少所降

風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云云當時稱為神醫

東垣十書

海藏

入門云王好古字進之號海

多其著述

歲元古趙人任趙州教授兼

提舉官內醫學性識明敏博通經史篤好醫

方師事李東垣盡得所學遂為明醫著有醫

壘元戎醫家大法仲景詳辨活人節要歌括

湯液本草此事難知班疹論光明論標本論

小兒吊書傷寒辨惑論
守真論十二經絡藥圖

又知醫之為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本草無以

立方有方無論無以識病有論無方何以模倣

立論

文體明辨云按字書云論者議也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群言而研衆理者也

論之立名始於論語○事物紀原卷之四云文心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目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莊周之書有嘗試論之荀卿有正論賈誼有過秦論論以荀賈為始

本草

韓保昇曰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云本草者為諸藥中草類最多也○嘉

祐補注叙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千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注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輩化輩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用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各醫益衆張機輩化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

立方

明醫雜者

通為編述本草錄是見於經錄云東垣丹溪治病多自製方蓋二公深明本草藥性洞究內經處方要法○薛已補註云

愚按方倣也倣彼而準此也至於應用更貴
權宜非曰確然不可移而峴然不可動者也
是以素問無方難經亦無方漢
時纔有方蓋倣病因以立方也
○希逸列子序雜出已意
且模倣莊子以附益之

夫假說問荅仲景之書也而詳於外感明著性
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傷醫之為書至是始
備醫之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致疑於局
方也

夫假

助語辭云夫字在句首者為發語之端
雖與蓋字頗相近但此夫字是為將指

此事物而發語為不同有在句中者如學夫
詩之類與乎字似相近但夫字意婉而聲行
在句末者為句絕之餘聲亦
意婉而聲行○假字廣韻且也
仲景 萬世統譜
後漢張機長沙太守時大疫流行治法雜出
著傷寒論金匱方行於世○傷寒卒病論集
云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
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
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
論胎臆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
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

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局方發揮云七
聖散治風濕流注活血應痛丸之治風濕客
腎經微汗以散風導水以行溫仲景法也觀
其用藥何者為散風何者謂行濕吾不得而
知也三生飲之治外感風寒內傷喜怒或六
脈沉伏或指下浮盛及痰厥氣虛大有神効
治外感以發散仲景法也治內傷以補養東
垣法也誰能易之脈之沉伏浮盛其寒熱表
裏虛實之相遠若水火然似難同藥痰厥因
於寒或能成功血氣虛者何以收效已上諸
疑特舉其顯者耳

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翕然而成俗豈

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自王太僕注文

已成湮沒

自宋迄今自太觀元丁亥年至于元至正十
八戊戌年凡二百五十有三年也

翕然古文後集集昌黎文序云時人始而驚
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翕然隨以定

○字彙云成俗禮記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
起也盛也成俗其必由學乎○史記禮

書第一云子夏問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
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
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
於成俗乎○風俗通序云上行下倣謂之風

衆心安定
謂之俗

王太僕

源流云按唐人物志永仕
唐為太僕令年八十餘號

啓玄子篤好醫書精通素難云云水乃精勤
博訪詢謀得失得先師張公秘本一以參詳
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
篇分二十四卷於是內經聖意粲然昭明素
問玄言豁然敷暢後之學者何其幸歟○醫
說云元珠先生不知何許人隱顯無測惟太
僕今王水識其為異人乃師事之元珠洞明
素問究極微奧密授妙旨教水五藏六氣修
煉養生之法草石性理祛邪去疾神方由是
水乃註大經素問至一為醫家宗範○前漢
書百官表云太僕秦官也蓋太僕之長
中大夫堂與馬○後漢書百官志云太僕卿一

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
車馬丞一人比千石

湮沒

文選陸佐公石
闕銘云晉氏浸

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
湮沒罕稱註向云湮沉罕希也○說文湮沒
也霰韻於旬切
湮沒水中也

至張李諸老始有發明人之一身陰不足而陽
有餘雖諄諄狀見於素問而諸老猶未表章是

宜局方之盛行也

老

周禮地官司徒卿
老註老尊稱也

發明

精義語錄云發明
者所以發明前賢

之未也 諄諄然 孟子萬章上云舜有天下也孰

備命之乎 諄諄然 與之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

諄諄然 諄諄然 前漢書武帝紀贊云孝武

章之六經 ○大學序云尊信此篇而表章之 大全云表而出之章而顯之

震昌不揣無陋陳於篇冊并述金匱之治法以

證局方之未備間以已意附之於後

蕪陋 史記龜策列傳索隱云龜策傳有錄無

取 編冊 四書蒙引云編簡之成帙者也 ○韻

邕獨斷云 述 論語述而篇云子曰述而不作

策簡也 故作非聖人不能 而述則賢者可及

金匱之治方 金匱要畧 之治方也

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曰其篇曰

格致餘論未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

正諸

古今醫統八十六卷司馬溫公曰父母有疾

專當以迎醫驗方合藥為務則知醫豈非人

子之事哉程子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

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然委之庸

醫是不知醫之爲事也噫大抵醫藥之道奚
可草草而爲哉一子之言良有以也○倪惟
德原機啓微論序云醫爲儒者之一事不知
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者有疾而委之他
人俾他人之無親者反操父母之生死一有
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干人者獨不
能以仁推于父母乎故於仁缺朋友以義合
故赴其難難雖水火兵革弗顧故周其急急
雖金玉粟帛弗吝或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
甲審遂求甲者渠曰乙審又更乙者紛紛錯
擾竟不能辨此徒能周赴于瘡痍而不能携
友于死生也故干義訣己身以愛爲主飲食
滋味必欲美也衣服玩好必欲佳也嗣上續
下不敢輕也疾至而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也

任之宗戚朋友也任之狂巫瞽卜也至危猶
不能辨藥誤病焉也故干知缺夫五常之中
三缺而不備故爲儒者不可不兼
夫醫也故曰醫爲儒者之一事

格致餘論疏鈔

附錄

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辭

宋太史

濂撰

丹溪先生既卒宗屬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
 依憑嗟學之士失其所業事莫不徬徨遙慕
 至於酒滄濂聞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
 加布十首輒相親於尼杖間評義質疑而求
 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為不肖
 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
 之深者無踰於濂也方欲聚厥事行為書以
 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王汝從子嗣汎忽踏濂
 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為狀請為表以勒諸
 墓上濂何敢辭先生諱震亨字茂脩姓朱氏
 其先出於漢槐里令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
 興中臨海太守汎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

夫濂為文辭其意深而辭不迫不虛
 不迫其意深而辭不迫不虛
 不迫其意深而辭不迫不虛
 不迫其意深而辭不迫不虛

聯多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爲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爲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即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太父也父諱元母某氏先生受資來明讀書即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仗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族咸陵之心風怒電激未直于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証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感乎乃擢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先

生聞之自悔昔沉冥顛隲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高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踈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偽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賓興先生應書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由三十餘畝合爲一區嗣人通司穡事以陳時薦然有恒祭而無恒所先生乃即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中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其長成在執事有恪深衣木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

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
弗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姪肄習其
中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
間不下數十姓民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
上富氓一人郡守召先生自臨之曰此非常
法君不愛頭乎先生笑曰守為官頭固當惜
民不愛也此害將毒于孫必欲多及民願倍
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丞好
詣瀆鬼神欲脩岱宗祠以徼福懼先生莫已
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嶽神實司之欲治
其官孰敢干乎先生曰吾受命于天何庸媿
土偶為生死語耶且嶽神無知則已使其有
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
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賦役無藝得吏高下

其手以為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
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胥吏餌而護相傾非策
之上也宜相率以義繫其力之朘贏而敷之
衆翁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
集若苛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
官多聽為之損裁縣大夫勸耕于鄉將有要
於民先生懇其臨境邪幅乘屨往迎于道左
大夫驚曰先生何事乃爾耶先生曰民有役
于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
田不煩官勸第公由生青龜耳是時幸田賦
重種戶移逃亡故先生以此為諷大夫一咲
而去鄉有蜀擊塘周圍凡二千六百步溉田
至不干畝而贏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先生倡
民興築置坊痛鑿為二二竇時其淺深而舒洩

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
命再從子漳力任其事以嗣其成縣令長或
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為之開導東陽郭
氏父子二人虐毆小民幾斃又貫鉞鱗腹逼
使吞之畢後義烏鞠問當其子父皆死先生
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
之余宜從未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
從先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季之荷任器來
幾中甲自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
又有九十之親先生曰貫甲罪則廢法徇法
甲必瘦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孰為
藏之不若使竟其葬埋且慰其親徐來歸獄
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奈何先生曰若以誠
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會赦免細民

有執先生任木者先生記之民弗服先生聞
於縣將逮之人文讓民曰汝奈何犯仁人耶
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躬木還
之當爾貧民從之先生果寘而不問先生客
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為厭蠱節容陳
夷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給
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
士人獲此聲於吳楚聞甚非君利儻乏金吾
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輦金帛為謝先生叱
而去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
願見既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
民瘼吏弊必再三感額告之不啻親受其病
者單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
禮之衆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

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
之縣隔耶皆慚不能退初先生壯歲時以母
夫人病脾胃頗習醫後益研瀕之且曰吾既窮
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
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太觀一百
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
重輕而為前却古方新症安能相值乎於是
尋師而訂其說渡濤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
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悌為
吾者知悌字子敬朱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
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杲張從正二
家然性倨甚先生謁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
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
曰此朱彦倫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

君後矣羅遽脩容見之一見如故交為言學
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
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
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兩盡之治疾方無
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
夙疑為之釋然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
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為弟子
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
雨雪載途亦不為止僕夫告痛先生諭之曰
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窺人求藥無不
與不求其償其困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
往起之雖百里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閩
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脉
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

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驪權貴
人以微疾來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於左
右先生脈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三
月後當為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
之醫載粟為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額
火赤不能自禁躁走於庭將陷河先生曰此
陰症也製附子湯飲之衆為之吐舌飲已其
疾如失先生治病如神若此甚多門人類症
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群雙
目有小大輪目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
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按物粹
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鏘鏗鏗使
側耳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
殊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故其

教人也人既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
則愛慈詳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
為美固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足觀者
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之知凡先生
杖屨所隨人隨而化浦陽鄭太和十世同居
先生為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婚喪祭之
禮無咨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警諸載
籍一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
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即
平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耄而
彌篤每見誇多鬪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
言終身行之弗盡矣以為多至於括英摘豔
之辭尤不樂顧且以吾道蠹賊目之及自為
文率以理為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論

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
取蔽體藜藿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
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
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脩苦節能爲人之
所不能爲而於世上所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
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遇
有不順軌則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
之以其方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
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器悍值此法弛令乖
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已而果然又嘗告
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髫
之童亦能操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
之益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咸笑
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煙火動

百餘里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
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
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
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微文奧義多發
前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理精微禮樂制
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
所述獨志於醫爲多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
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
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汜謂曰醫學亦難矣
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
厥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二十五年
卒子男一嗣衍王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
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
彬女一適丁榆一尚幼其年十一月日始

蔡先生于其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
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
之曰丹溪先生云夫自學術不明于天下凡
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割裂摭拾
組織成章流為諱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
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拏有
如聚訟其視身心皆蕪然若不相關此其知
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
或然矣然而靈身不鳴孽狐之妖弗息黃鍾
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濂洛奮興遠
明九聖之緒流者過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
一期闡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
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
華之四賢續其世胤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

末此所以輝連景接而芳猷允著也先生少
負任俠之氣不少撓屈及聞道德性命之說
遽變之而為剛毅所以肩量弘而任載重
寐先哲唯日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頃臆莫忘
雖其力或弗支苟遇惠札少足以濡物必委
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發
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
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
也致思於賢亦能搜隱抉秘倡明南方之絕
學嬰疾之家倚以為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
物有如此者使其得位干朝以行其道則夫
明效大驗又將何如哉嗚呼先生已矣其山
嶷淵澄之色井瀦石貞之操與其不可傳者
弗能即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詒之見聞不傳

惡能得十，於千百之間哉。雖然，合是又無
足以求先生者。敢據狀之槩，叙而爲之銘。曰
濂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兼之，集厥大成。化
覃荆揚，以及閩粵。時雨方行，區萌畢達。世胤
之正實，歸金華。綿延四葉，益燁其葩。磬諸上
尊，寔彼達路。隨其志分，不爽其度。有美君子，
欲振其奇。血氣方剛，疇能侮予。七尺之軀，忍
令顛越。壯齡已踰，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笑
有書負而東遊，以祛所疑。非刻非厲，曷圖曷
究。豈止惜陰，夜亦爲書。昔離其置，今處其矇。
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乎。
惠家邦，庠厥志，勤我柯事，以帥其宗。况有
書詩以陶以礪，以暢其施。期壽夭物，苟躬可
稱。我豈遑恤仁義之言，繩繩勿休。昭朗道真。

釋除欲仇，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間。
不容粟聽者，聳然如聞。巨鏞有聲，鏗錫無耳。
不聰旁溢，于賢亦紹。絕躅開闢，玄微功利尤
博。欽其豪英，變爲毅弘。所以百解度越，千人
咄咄。世儒出入口耳，競藻闢華。折門殊軌，以
經爲戲。此孰甚焉，不有躬行。其失者，鑄世塗
方。真正資揚，廢夢夢者。天使埋其燭，精神上
征。定爲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焯焯，表德幽壙。
遵古之義，僉曰允哉。是詞無愧。

丹溪翁傳

戴九靈 良撰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
脩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
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
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後往拜
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
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
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遊藝於醫乎翁
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
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
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
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斐宗元所定太觀
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
古方以治今病其弊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

丹溪翁傳 戴九靈撰 良撰
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後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遊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斐宗元所定太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弊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

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遊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偏甚特能厭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覓愈篤羅乃進之日子非朱茂倫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亦懼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爲之敷揚三家之旨而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然無少疑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

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吠且排獨文慙喜曰吾疾其遂廖矣乎文慙得未疾醫不能療者餘數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吠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動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而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

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於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之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故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實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故謂之相天生物恆於動人有

此生亦恆於動然其所以恆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矣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

爲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卽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弱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爲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註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

戴人亦云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二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爲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者瘵則屬之火諸在躁越則屬之火諸病附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痺瘳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敏猶以暖熾

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
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
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然氣常
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爲其然也天大也爲陽
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而天之太
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
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則是地之陰
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
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也男
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
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
與陽配成乎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
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
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

瀉其如此意者乎又按禮記註曰人惟五十
然後養陰者有以加以經曰年至四十陰氣
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
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爲三
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哉
經曰陽者天地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
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
日月近取諸男女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
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
爲攝養之法如之何曰主閉藏者腎也
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
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
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入收心養心其旨深
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

臟六腑亦應之而表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
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
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
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
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
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冬不藏精者春
必病溢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
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升動發生
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
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
翁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輳於道
翁咸往起之其所治病在幾病之狀何如施
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
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蒲江鄭義士

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痰注而汗瀉翁
診之脈大無倫卽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
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
膏而且提灸其氣海頭之主動又煩而唇動
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
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
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剝翁診之脈滑而數卽
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
一升計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
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
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
發殊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疽發背死浙省
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為可治翁診
其脈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卽出獨告其左

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木火之邪相挾
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
化五藏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
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言兩額火
赤豎作大熱治翁診之脈弱而遲告曰此作
勞後病溫惟服補劑自巳今六脈皆搏手必
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
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
翁切其脈告曰此病痰也然脈虛怯而沉數
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傳曰然嘗復因勞
而其渴恣飲梅水一二升又連得驚數次遂
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愈里人陳
時叔病脹腹如斗豎用利藥轉加翁診之脈
數而瀉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

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
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基以嗜酒前後漫見
血者有年翁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
微疾來召見翁至坐堂中自如翁診其脈不
與言而出使譜之則曰公病在死法中不出
三月且如鬼錄顧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死
一老人病旬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脈微甚
為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
至忽見一醫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
翁愕然曰此病得之氣太虛今不救其虛而
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參半氣奄奄
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
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
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

則下焦寒鬱如澆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方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矢婦人病不知入稍蘇即號呼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脈弦數而且滑曰此怒思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念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祖半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脈弦出左寸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衝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翁復濟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

必得喜則度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且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子宮也氣血屈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土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雖具皮少頃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而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度幾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劑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方而所察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他人齟齬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暨

豐忘疲。丁酉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擊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警言也趙出語人曰翁之證其殆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爲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略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又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俱乎翁春秋既高乃詢張翼等

所請而着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行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禮文而敬泣之事毋夫人也時其節宜以忠養之寧歎於已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已子而必施厚於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謂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爲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未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浼焉翁之阜阜

如是則賢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事之
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爲翁墓誌茲故
不錄而竊錄其暨之可傳者爲翁傳庶使後
之君子得以爲五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傳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
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陳其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第言依於順與人臣言
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節足以激貧而厲俗
翁在婺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於暨或以暨
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蘊補開其心至於一
語一默一出處凡有關於倫理者尤諄諄
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丘明有
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
謂直諫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醫師比之哉終

〇〇〇〇

